

「一帶一路倡議」的全球「中國化」與負面效應

侍建宇

國家安全研究所

壹、前言

發展中國家在過去十數年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獲得基礎建設援助的最大希望，就算背負難以承受的貸款，理解這個倡議是中國擴大全球影響力的工具，但是在選擇有限的情況下，也必須接受。

「一帶一路倡議」是指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條路線覆蓋從亞洲到歐洲，途經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和中東，後來進入非洲、大洋洲與中南美洲。從2013年開始，「一帶一路倡議」的投入的確帶動歐亞大陸的經濟成長，很快地就擴展到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範圍也從道路橋樑擴展到其他融資工程計畫；海港、各種管道、水壩、發電廠與各種能源項目，再到數據網路、各種資訊智慧城市建設計劃。過去十年間，約150個國家（佔全球GDP的40%）與中國簽署合作與諒解備忘錄。¹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擴張，不僅在基礎設施上大規模發展，同時貿易、文化和政府間合作也必須不斷增加。這樣的趨勢意涵著相關國家的連通性不斷提高，也帶動非法貨物流動和犯罪網絡，以及貪腐與各種社會弊端的跨境串連。²這篇文章討論債務國的

¹ James McBride, Noah Berman, and Andrew Chatzky, “Backgrounder: China’s Mas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2, 2023,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s-massive-belt-and-road-initiative>.

² 這些隨著經濟投資而帶動的社會負面問題非常多樣，像是誘拐婦女與賣淫、毒品與人口走私、

財政難以持續（也就是所謂「債務陷阱」的問題）、決策與投資不透明與貪腐問題、跨國犯罪相關議題，以管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十數年後所帶動中國式全球化的負面效應。

貳、BRization——透過「一帶一路倡議」進行中國式的全球化？

「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項目有明確的地緣經濟與政治目的。除去經濟實力投射去取得原料與開拓市場，中國也因此試圖重塑世界戰略版圖。透過投資讓中國佔據特定產業與經濟發展的關鍵地位，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也租用與搶占港口和相關的交通要道。³「一帶一路倡議」多有軍民兩用意涵，更應該是一個中國向外輸出某些價值規範的過程。

當西方面對金融危機難以恢復並舉步維艱的處境時，中國啟動過去數十年累積的大量外匯存底，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儘管西方批評抱怨中國正在購買全世界，但是帶來的效果絕對不僅於此。或許把「一帶一路倡議」當成一個中國化的過程，或說中國企圖構建的全球化方向，簡稱 BRization。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過去 40 多年經濟發展成果帶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要在中國建立小康社會，更冀望在 20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100 週年）時，建造中國成為一個已開發國家，一個世界強權。換句話說，BRization 進程是一個變動的，根據中國利益隨時調整，由中國推動的全球化過程。「一帶一路倡議」不強調共產主義或特定意識形態，也不完全仿效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資本主義歷程，反而更依循「摸著石頭過河」的路徑。

搶劫與槍械氾濫以及隨之而起的跨境黑社會犯罪，本文並不著重在這些社會議題。

³ James Kynge et al., "How China Rules the Wav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2017, <https://ig.ft.com/sites/china-ports/>.

從過去十數年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出一些內涵。

- 一、產業鏈中國化：自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都希望與中國貿易獲利。但是習近平的中國夢卻是套接在貿易獲利上的向外擴張。以數千億的投資來引誘世界各國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透過基礎建設投資與中國市場接軌，甚至增進貿易發展，形成與中國掛鉤的產業鏈。
- 二、價值中國化：與中國在經貿上的掛鉤使得社會與政治都需要接收中國運作的價值標準。這是一個「內地化」或「中國化」的過程。過程中，從經濟到政治、法律、文化，甚至社會價值都開始依賴北京。於是這個過程也可以說是一種「殖民化」或「漢化」；對中國的經濟利益期待轉變成服膺或依賴中國的政治與價值，甚至完全依賴中國。
- 三、「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安全化」的工具，目的在建立以中國利益為核心的國際秩序：中國將自己視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強權，而且可能取代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更加咄咄逼人，不僅強調維護政治領土主權，更尋求將自己的政治價值與模式向外輸出給接受中國投資的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就扮演中國建立自己偏好的國際關係的媒介。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向外投資並不是免費的，更不是無償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急於獲取外資，因此幾乎完全沒有附加條件，只想著獲取投資紅利卻忘記潛在代價或後果。「一帶一路倡議」當然始於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產能過剩。為求保護並延續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當然對外也帶來社會和文化擴大交流的情事，很可能採用中國式的商業實踐，美其名說是有各種彈性，當然也會帶來貪腐、有組織犯罪的影響。由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破多巨大項

目，又嘗試控制戰略通道，像是澳洲的達爾文港⁴和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⁵這種大型收購與租借基礎設施和自然資源的情況持續了近十年，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中國國內經濟放緩才停止。

可以確定 BRization 是指由中國帶頭，透過區域大規模基礎建設拉動貿易、文化交流，希冀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進一步來說，利用經濟發展來吸引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對中國在經濟與財政上更加依賴，因此在政治上更加支持中國在國際關係中領導的角色，依循中國建構的全球治理模式。簡單來講，就是中國以自己的利益為基礎，亦步亦趨地全面向全球輸出價值與實踐方式。

除去經濟利益外，BRization 當然也應該幫助參與國進行反腐敗、禁毒與改善執法能力、資訊交流與服務專業化。結合原有區域經濟管理機制，以及控制有組織犯罪的經驗 BRization 應該將中國經驗統合進入區域。但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推進十多年後，現在卻是中國的貪腐與有組織犯罪的文化向外傳佈。增強區域連通的基礎建設投資反而成為促進非法產品與犯罪網絡進行跨境流動，與當地犯罪網絡連結，令人唏噓。

參、只見債務國的債務陷阱，卻少見債權國的國際呆帳

⁴ John Garrick, "Darwin Port's Sale is A Blueprint for China's Future Economic Expansion," *the Conversation*, December 6, 2018.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arwin-ports-sale-is-a-blueprint-for-chinas-future-economic-expansion-108254>.

⁵ Maria Abi-Habib, "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5/world/asia/china-sri-lanka-port.html>. 漢班托塔港的債務後來被重整，轉為股權並進行再融資，作為一種權宜之計的過度，畢竟這些基建投資最後還是要營利才能終極解決債務。Umesh Moramudali and Yunnan Chen, "Beyond Debt: China-Sri Lanka Economic Relations in a New Era," *the Diplomat*, January 15, 2025.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1/beyond-debt-china-sri-lanka-economic-relations-in-a-new-era/>.

「一帶一路倡議」融資的合約條款總是有嚴格的保密協議，不向外界公開。但是隨著斯里蘭卡和尚比亞主權債務違約，導致債務國的通貨膨脹加劇、貨幣貶值和貧窮問題加劇，最終引發政治動盪，引起國際注意。⁶例如中國向尚比亞提供貸款，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融資確實有效加速經濟增長，但也由於需要支付高額利息，政府收入不足，於是削減醫療與社會服務，以及降低對農民種子與化肥的補貼，甚至就連公務員的薪水也被迫遲付。⁷

威廉與瑪麗學院全球研究所 AidData 長期關注「一帶一路倡議」融資問題，認為中國融資八成的金額都放貸給難以持續還款的國家，對他們的政府治理與社會福利造成極大的影響。⁸進入還款期後，情況會變得更糟。但是，2017 年中共將「一帶一路倡議」正式寫入黨章，換句話說，這個倡議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應該是中國透過海外投資進行擴張的戰略。如果國際社會無法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仍然是全球發展中國家別無他途的選擇。

但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中國作為債權國，為什麼不擔心這些發展中國家可能無力償還債務？根據最近的研究顯示，很可能出於雙方簽定的不透明投資協定，其中將許多債務國的流動資產與現金直接或優先撥付給債權國，也就是中國。這種作法在私部門的高風險貸款設定中也時常出現。簡單來說，債務國將自己大宗商品（通常是能源與礦產）出口收入作為「準抵押品」，販售出口的付款金流

⁶ Prakash Mirchandani and Talal Rafi, "Sri Lanka: From Economic Collapse to Remarkable Recovery: Policy Less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gust 5,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asia-sri-lanka-government-and-politics-0808d663af24f714cc942aedbcde705d>; 'We Must Tighten Our Belts': Kenya Searches for Cash to Meet Debt Bills," *Financial Times*, July 12,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2c1af8a8-387b-448b-888b-e1ec438700f6>.

⁷ "China's Loans Pushing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to Brink of Collapse," *Associated Press*, May 8,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china-debt-banking-loans-financial-developing-countries-collapse-8df6f9fac3e1e758d0e6d8d5dfbd3ed6>.

⁸ "Developing Countries Owe China at Least \$1.1 Trillion – and the Debts are Due," *CNN*, November 13,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11/07/business/china-bri-developing-countries-overdue-debt-intl-hnk/index.html>.

直接轉入海外或中國銀行帳戶，這些帳戶在債務償還的過程並不受債務國直接控制。⁹一旦現金流入帳戶就直接作為償債之用，流入中國銀行的帳戶。由於「一帶一路倡議」都是較低收入的開發中國家，中國為求迴避無法償債，形成呆帳的風險，並不用所投資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資產作為抵押品，而是依靠與那些與債務國投資項目無關的收入金流來作為還款。債務國的償債金流還沒有流入本國，就已經直接優先地轉還給債權國。

債務國的公眾與在野政治反對勢力還沒有看到錢，也沒有辦法得知債務的細節。對債務國的財政管理與監控，甚至財務是否能保有自主權，都非常不確定。而且由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貸款協議都有「保密條款」，規定借款國家有義務對貸款協議中的所有條款、條件和收費標準保密，和收費標準嚴格保密。未經放款國事先書面同意，借款國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協議項下或與本協議有關的任何資料。¹⁰換句話說，如果抵押債務不透明，對主權債務管理和債務重組都難以進行，更不用說透過像是巴黎俱樂部（Club de Paris）¹¹這樣的組織機構進行債務延期或減免。

「一帶一路 倡議」從 2013 年發起，中國很快就為開發中國家的運輸和能源提供數千億美元的貸款。但是從 2016 年起，貸款就開始萎縮，其中一個主因就是債務陷阱。「一帶一路 倡議」是一個以地緣經濟策略拉動地緣政治格局改變的戰略，但是如果債務國的財政無法持續造成國內經濟極為負面的影響，中國作為債權國當然不

⁹ Anna Gelpern et al, “How China Collateralizes,” *Aiddata*, Working Paper 136, June 2025, https://docs.aiddata.org/ad4/pdfs/WPS136_How_China_Collateralizes.pdf.

¹⁰ Anna Gelpern et al, “How China Lends: A Rare Look into 100 Debt Contrac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March 2021, <https://docs.aiddata.org/reports/how-china-lends.html>.

¹¹ 巴黎俱樂部是由國際主要債權國組成的組織，目的在為債務國提供債務問題解決方案。成立於 1956 年，處理當時阿根廷的債務。巴黎俱樂部處理債權由公部門擔保，並由巴黎俱樂部成員國持有。巴黎俱樂部的運作是由法國財政部提供一個小型秘書處，並由法國財政部長擔任主席。

可能進一步融資放款，而且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尋求對發展中國家擴張影響力的過程也會受阻，難以塑造一個正面的形象。

肆、「一帶一路倡議」中難以處理的貪腐

「一帶一路倡議」相關談判協議的條款與工程招標流程都極度不透明，被投資國與相關利害關係方都不予公開。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投資國可能積欠巨額債務卻因為過程缺乏透明度而無法追究決策者的責任。這樣的情勢已經在東南亞、南亞、中南美洲，以及非洲的一些參與國家都出現。後來的做法就是全盤推翻，進行重新談判，但是債務卻無法免除或重組。¹²貪腐的標準定義是濫用公職謀取私利。這個定義不僅涵蓋賄賂，還包括貪污、任人唯親、敲詐勒索、詐欺、回扣、裙帶關係的收買籠絡。¹³由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國家多是開發中國家，法制不完善，執法不力和腐敗猖獗。這種制度上的脆弱為跨國貪腐與有組織犯罪提供肥沃土壤。

中國主要是與政府當局接觸，很少顧及企業、民間社會組織和當地社區的利益。中國政府利用發展資金與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建立關係，為中國企業獲取利益，並支持貪腐和不民主的政權，同時獲取天然資源。大多數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主政者看上中國的巨大資金，讓他們鞏固國內政治優勢，也可利用這些資源提供一些公共工程，甚至彈性地輸送利益給支持者或選民。¹⁴研究發現

¹² Rush Doshi, "The Superpower Learning Curve: Challenges to Chinese Economic Statecraft," February 7, 2019,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Doshi_USCC%20Testimony_FINAL.pdf.

¹³ Susan Rose, "Ackerman and Bonnie Palifka,"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form,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37.

¹⁴ Deep Pal, "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 Asia Vulnerabilities and Resilience in Four Countri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13, 202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1/10/chinas-influence-in-south-asia-vulnerabilities-and-resilience-in-four-countries?lang=en>.

「一帶一路倡議」的工程項目超過三成涉及貪腐、勞雇糾紛、環境汙染與公眾維權的問題。¹⁵

研究者發現在重大基建工程貪腐可以出現在三個階段：¹⁶

一、在合約簽定之初的招標程序上很可能出現弊案

例如在中亞，中國特變電工公司就為求獲得翻新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一座發電廠的合同，但未能成功，導致首都比什凱克大部分地區在 2018 年冬天斷電斷熱。後來調查發現吉爾吉斯前總理 Sapar Isakov 因操縱中國特變電工合約而受審並被定罪。同樣地情況也發生在吉爾吉斯斯坦前總理 Temir Sariyev 身上，他被指控非法將價值 1 億美元的高速公路合約授予一家中國公司而被迫於 2016 年辭職。

二、後續建設階段也因為採購和分包工程合約，出現回扣和挪用公款的機會。

十數年前還在興建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時，儘管是一個指標投資，還是出現回扣弊端。這條管道從中亞輸送天然氣到中國西部於 2009 年開通，也被媒體揭露出現鉅額採購回扣。作法是一家中介公司從一家中國鋼鐵供應商處購買鋼材，然後轉售給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建設公司。其中加價轉售利潤的 70% 被輸送給哈薩克斯坦前總統的一位家庭成員。¹⁷

¹⁵ Ammar Malik et al, “Bank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sights from A New Global Dataset of 13,427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Williamsburg, VA: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September 2021, https://docs.aiddata.org/ad4/pdfs/Banking_on_the_Belt_and_Road__Insights_from_a_new_global_dataset_of_13427_Chinese_development_projects.pdf.

¹⁶ Alexander Cooley, “Beyond Governance: Understanding Corruption Opportunities and Networks in China’s BRI Projects in Central Asia,” February 12, 2021. <https://munkschool.utoronto.ca/belt-road/research/beyond-governance-understanding-corruption-opportunities-and-networks-chinas-bri-projects>.

¹⁷ “The Secret Scheme to Skim Millions off Central Asia’s Pipeline Megaproject,”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4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80f25f82-5f21-4a56-b2bb-7a48e61dd9c6>.

三、基建項目建成後的營運獲利與監管也可能涉入貪腐

基建當然是公共建設，但是像是高速公路和鐵路的營運仍然可能涉及貪污。例如 2010 年在塔吉克斯坦竣工的杜尚別—查納克高速公路，當時由中國路橋公司承建，工程資金來自中國 2.8 億美元的貸款。可是在完工後，高速公路上就出現收費站，由一家註冊於英屬維京群島的公司營運，後來追查這家公司與塔吉克斯坦總統家族成員有關。¹⁸

透過「一帶一路倡議」把中國投資納入特定國家或區域國家的貪腐網絡中，在中亞地區特別明顯。這當然與中亞區域國家的國內政治運作有關，同時中國也樂於便宜行事，透過這樣的金權關係，影響夥伴國家的外交政策：像是在聯合國的投票支持北京立場，表達人權是內政，前幾年針對中國在新疆再教育營政策的連署就是最好的例證。¹⁹當然中國在聯合國的作為更為人詬病，幾年前吳立勝和何志平以非國家組織的身份在聯合國活動，販賣軍火並進行收買與賄賂。當時頗多聯合國官員大肆稱讚「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協助解決全球貧困問題計劃，與聯合國的《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一致。²⁰直到 2018 年，對「一帶一路倡議」開始有了不同的評價，因為弊端開始浮現。

伍、「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的跨境有組織犯罪

各個國家社會的原有犯罪類別與型態都不見得一樣，但是「一帶一路倡議」投出的大量資金，當然帶動很多新的跨境犯罪發展。

¹⁸ “China Corrosive Capital in Tajikistan,” *Civic Idea*, December 13, 2022, <https://civicidea.ge/en/china-corrosive-capital-in-tajikistan/>.

¹⁹ Alexander Cooley and JC Sharman, “Blurring the Line between Licit and Illicit: Transnational Corruption Networks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4, No. 1, 2015, pp. 11-2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2634937.2015.1010799>.

²⁰ 中國在聯合國以非政府組織作為國家代理人與進行聯合戰線活動，可參見 Martin Hála, “Combating Beijing’s Sharp Power: Transparency Wins in Europ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3 No. 3, 2022, pp. 158-171.

過去研究多集中在中國與東南亞與南亞的跨境犯罪網絡研究，傳輸的有毒品、仿冒品、野生動物與木材、珠寶與古董、與人員走私。²¹「一帶一路倡議」帶動跨社會與跨境的有組織犯罪，其中最為人詬病的應該是集中在中南半島上的詐騙集團。過程不僅涉入電子通訊詐騙，還有人口販售與非法器官移植、毒品轉運，參與的跨境黑社會幫派互相交錯，隱然形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鏈。²²

這裡以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為例，簡短描述當地的有組織犯罪趨勢，以及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後的新發展。

從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的有組織犯罪其實是灰色的狀態，也就是說警察、民兵與黑社會組織其實是一體的。其他社會由黑社會提供的「保護」，在俄羅斯與哈薩克常常是警察局在指揮並保護非法行為，像是毒品販售與賣淫，同時也為政客與獲利較高的中小型企業提供特別保護。警察與民兵因此與犯罪組織常常是一體的，他們之間互相滲透到彼此結構之中，互相包庇也相互影響，並擴大自己的利益。²³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大量中國移民湧入俄羅斯東部，很多都是非法移民。俄羅斯一方面非常需要移工，但是另一方面卻把中國移民視為一種威脅。²⁴中國非法移民幾乎背後都有黑社會的影子，這種非正式的控制一方面提供庇蔭保護，另一方面移民被要求誓死效

²¹ Roderic Broadhurst and Nicholas Farrelly, "Organized Crime 'Control' in Asia: Examples from India, China and the Golden Triangle," in Letizia Paoli (Ed.) *Oxford Handbook of Organized Cri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34-654.

²² 關於東南亞詐騙集團的調查報導甚多，此處試舉數例。報導者網媒有多篇調查報導，請參見〈台東案後的詐騙犯罪：精密分工、暴力升級與少年施虐者〉系列，<https://www.twreporter.org/topics/human-trafficking-scam-gangs-and-violence>。Neil Loughlin,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Meets Embedded Corruption: Cambodia's Role in Southeast Asia's Online Scam Epidemic," *Global China Pulse*, Vol.3 No.1 2024, pp. 27-34.

²³ Dina Siegel, *The Transnational Russian Mafia*, in Dina Siegel et al (eds), *Global Organized Crime: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Dordrecht: Springer Dordrecht, 2003), pp. 51-62.

²⁴ Nataliya Ryzhova and Grigory Ioffe, "Trans-border exchang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e case of Blagoveshchensk and Heih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0, No. 3, 2009, pp. 348-364.

忠，保持沉默；一旦不守紀律頑抗，就會被施以殘酷的懲罰。²⁵俄羅斯在遠東地區與中國有組織犯罪網絡建立相對純粹的商業關係。俄羅斯黑社會集團幫忙採購稀有金屬，成立運輸倉儲與貿易公司，中國黑社會則利用這些服務進行走私牟利。但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國黑社會成員也開始加入俄羅斯有組織犯罪集團。參與採購、盜竊並非法向中國輸出戰略原料。至於中國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犯罪組織，他們也參與販毒、販賣俄羅斯婦女、協助中國勞工非法移民前往歐盟、洗錢與金融犯罪。²⁶

中國的黑社會組織在哈薩克斯坦的領土上非常活躍。有報導稱，中國黑社會與哈薩克斯坦犯罪集團有密切的聯繫和合作，從霍爾果斯路上口岸特區，一直連通到新疆烏魯木齊這個範圍都有活動，分享利潤。哈薩克斯坦的有組織犯罪活動涉及大宗毒品販賣。阿富汗鴉片製品販運路線上的主要樞紐就是哈薩克。由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金新月地區邊境管制薄弱，約有 70% 的毒品經哈薩克中傳，運往俄羅斯，再前往歐洲。哈薩克斯坦與俄羅斯的邊界由於太廣闊無法管理。²⁷

哈薩克斯坦還有高度貪污的問題，而且這是一種制度性腐敗，成為一種組織性犯罪。哈薩克海關普遍貪污，邊境管理缺乏透明度，在哈薩克斯坦進行跨境貿易時，為了獲得進口許可證，賄賂行為十分普遍。由於民生工業發展低落，沒有正常運作的傳統產業，商品匱乏，貪污才能補貼改善公務員的個人物質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各種人際網絡都有助於公務員參與非法交易，成為一種「制

²⁵ Tit Wing Lo and Sharon Ingrid Kwok, "Triads and Tongs," in Gerben Bruinsma and David Weisburd (ed.) *Encyclopedia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Springer, 2014), pp. 5332-5343.

²⁶ Yakov Gilinskiy and Dina Siegel, "Organized Crime in Contemporary Russia," in T. Wing Lo et al (ed.)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Across Borders: Explo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153-165.

²⁷ Letizia Paoli et al, *The World Heroin Market: Can Supply Be Cu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度」。警察、海關、金融機構，上至部長，下至一般辦事員，都有可能涉入這個制度性的有組織犯罪。²⁸進一步來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國有企業比其他跨國企業更具優勢。在哈薩克斯坦，「國營」等同於「家族擁有」。缺乏透明度加上高度腐敗，這種大型基建投資項目當然就是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內的政治高層與相關家族，藉機利用中國金融貸款增加個人財富，並維持裙帶效忠的最佳工具，這種情況並未因為政權更替而有改變，一直延續至今。

伍、結語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企業國際化，同時解決國內生產力過剩的困境，但是在推動十數年後，這個倡議一方面提供貸款，使得許多受援國基礎設施和經濟成長得以發展，但另一方面也在債務過重、社會治理帶來許多批評和挑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現在涵蓋的國家約 140 個國家，影響力巨大，同時引招致各種負面貪腐與有組織犯罪的孳生。具體來說，公路和鐵路網、港口和經濟特區的建設或擴張當然導致合法貿易的增加，但非法貿易也同時出現，跨境犯罪網絡增長。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作為產業鏈中國化、輸出中國社會價值、以及鞏固中國安全與全球影響力，這個 BRization 的確有一定的成就。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向外擴張充滿彈性，卻給參與的開發中國家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在治理和監管能力薄弱、犯罪率高的背景下，激增的投資數額與項目使得社會向外開放，變得更脆弱，貪腐與犯罪行為四起，卻無法控制與管理。

²⁸ Bakhyt Moldatjaevich Nurgaliyev et al., “Organized Crime in Kazakhstan: The Past,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Tendencie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Vol. 14, No. 24, 2014, pp. 3436-3445.

本文作者侍建宇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與社會研究博士候選人，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恐怖主義與反恐、中國民族政治與維吾爾民族主義、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關係。

An Assess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China's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Its Negative Impacts

Chien-Yu Shih

Divi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The negative repercussions arising over a decad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should be termed “BRization” – China’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executed through the BRI framework. Initially conceived as 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framework linking Eurasia and Africa with an emphasi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with its expansion, begun to reveal profound impacts on participating nations. BRization extends beyond economic and trade expansion; it signifies China’s reshaping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s and value systems through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cultural value exports. This approach fosters a grow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pendency among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exhibiting tendencies of neo-colonialism. The article examines three adverse effects: corruption, cross-border crime, and debt dependency. Both the financing mechanisms and debt restructuring methods of China's BRI projects lack transparency. Nations like Sri Lanka and Zambia have plunged into debt crises, facing reduced public spending and social instability, yet becoming increasingly reliant on China. Furthermore, most participating nations possess weak legal frameworks, with inadequate oversight of project tendering and financing agreements. The exchange of favors between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local regimes fuels transnational corruption and cronyism. Finall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trade

flows facilitate the circulation of illicit goods, human trafficking, and the cross-border expansion of organized crime networks, particularly sever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Whil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indeed facilitat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regional connectivity, it has also exported a culture of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risks. The resulting repercussions have formed a phenomenon termed BRization, reflecting China's self-centred model of globalization. This approach flexibly yet assertively elevates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while plunging participating nations into a deeper state of vulnerability and dependence on China.

Keywords: BRization, China's Approach to Globalisation, Corruption, Cross-Border Crime, Debt Dependency